

三个老兵

◆人生况味 ◆季志宏

似乎每个男人心中都藏着一个英雄梦,身着戎装,荷枪在肩,御马胯下,“偏坐金鞍调白羽,纷纷射杀五单于”。在我的心里,住着三个老兵,三个普通的老兵,三个真正的老兵,在记忆深处跳动,焕发出别样的光芒。

第一个老兵,是我的小爷爷,一个抗战老兵。先祖父兄弟三人,小爷爷是老幺,身材略短而单薄,佝偻着背,腰间别着根旱烟管,夏日里总是卷了裤腿,戴顶破凉帽下地干活,活脱脱一个乡下老头。小爷爷年轻时上过军校,据说还是黄埔军校分校,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仍有黄埔军校同学会的信函来。军校毕了业,从了军,随即投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,带了几十杆枪的队伍在浙江临安、安吉一带山区和日本鬼子打游击。

小时候我在老屋居住,小爷爷住西厢房。晚饭后倘无事,常跟了父亲去小爷爷屋里坐,一屋子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谈天说地,打发长夜。有时候,小爷爷会讲起他年轻时打日

本鬼子的战斗故事,我便坐在小板凳上竖了耳朵听,既兴奋又紧张。

某日,小爷爷奉命带人下山抓舌头,刺探敌情。一番踩点侦察后发现山下日军据点的一个小队长,经常独自在池塘边钓鱼,防备松懈。小爷爷遂带人摸上去,从背后将日军小队长扑倒,以石灰蒙眼,布条塞口,装入一个大麻袋,抡起就往山上密林奔走。不想麻袋口缚绳太紧密不透气,不及半山腰,就把日军小队长闷死了。小爷爷想起来仍是懊悔不已,以为是一次失败的任务。我却早已听得入迷,几十年后回味仍觉得是我童年寂寞夏夜最精彩的回忆。

第二个老兵,是我表舅的姑父,他是名志愿军老兵。表舅大婚席上得以拜识。老爷子温州平阳人,个不高,话不多,浓眉大眼,目光如炬,年轻时响应祖国号召赴朝参战,战斗中被美军子弹伤了腿,至今仍一瘸一拐。我那时已长大,得知老爷子枪林弹雨地从朝鲜战场回来,不禁肃然起敬。言及抗美援朝的血雨腥风,老爷子并不愿多说什么,只说当时朝鲜战场战斗之艰苦之惨烈,尤其

于电影《上甘岭》之描述,战争前期部队经常几天几夜在雪地里趴着,没有供给只靠吃一把雪活下来,身边的许多战士被活活冻死、饿死,一直到战争后期才有所改善,能吃得炒面了。老爷子长叹一声,若不是腿伤无奈下前线,恐怕他也会长眠在异国雪地。

第三个老兵,是我20世纪90年代在安吉南湖林场工作时的同事龚君,他是名越战老兵。黑大个,略卷的头发,戴了副眼镜,沉默寡言,不修边幅,警服的风纪扣总是松开的,当时任职保卫科干事。

那时林场春季要护茶夜值,某夜我和龚君分在一组值夜。夜长寂寥,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,龚君便说起他当兵时的经历。我大异之,不想身边略显邋遢的龚君,竟是扛过枪打过仗的英雄。

龚君说他参加的战斗是在20世纪80年后期,大约是电影《高山下的花环》所反映的那个年代。初始我军大部队一路势如破竹,打到了越南河内附近,随即上级命令原路撤回国内。进攻时部队严明军纪,对沿途村庄秋毫无

犯。没想到在回撤途中,越南当局利用我军心理,残余越军精锐以及特工部队化整为零,乔装百姓袭扰我军,地雷、地堡处处存在,致使我参战部队损失严重伤亡很大。当时龚君是工兵,部队进攻时是前锋,负责修桥架线,部队撤退时负责殿后,炸桥炸路,为防止越军尾随追击和利用百姓房屋盘踞偷袭,一切地面建筑悉数摧毁。我问龚君杀了多少越军,龚君笑而不语,沉默如夜空之星……

有时我会想,当我们漫步城市街头,霓虹灯下,看人来人往;当我们徜徉在西湖之畔,桃红柳绿,观山水一色;当我们和家人团聚,和亲友相拥,享受这世界的安宁和幸福,是否还会想起那些曾经为民族、为祖国、为和平而战的老兵,那些长眠于地下的老兵,那些活着却仍然普普通通的老兵!如今,杀过日本鬼子的小爷爷早已作古,杀过美军的表舅家的姑父已垂垂老矣,杀过越军的龚君也久无消息。他们是三个普普通通的老兵,三个可爱可敬的老兵,更是真正的英雄!在我心里,在我的记忆深处久久闪耀!



邂逅龙溪生态游乐园

眼前是七彩的滑梯,我看了几眼,还是退缩,内心怦怦直跳。“琳琳,不用怕,玩彩虹道,很安全的。”几个朋友笑着鼓励我去试试。“好吧,豁出去了,既然来了,就疯一回。”我走到彩虹道前,坐上“七彩轮胎”,抓好两边的安全绳。“出发了!”在大家用力地推动下,七彩轮胎重重的摩擦地面,发出厚厚的“吱吱声”。“啊——”随着我的一声尖叫,七彩轮胎快速地从高处往下滑,像是从天而降,似流星,就一两秒的工夫,我已安全着陆。

2019年的秋天,我有幸邂逅龙溪生态园,体验了最刺激的彩虹冲浪,身心飞翔。至今仍念念不忘,于是就有了第二次的邂逅。

龙溪生态游乐园坐落于佛堂镇小六石村扑船上,虽少了城市的繁华与喧嚣,但多了乡村的秀丽与朴实。把生态游乐园建在空气清新、鸟语花香、风光旖旎的乡下,让每位游客领略田园风光中的都市欢乐谷景色。尽管烈日炎炎,骄阳似火,仍让我的内心惊喜不已。迎着蓝天白云,听着“知了知了……”的清脆声音,踏着脚下铺着鹅卵石的小路,一切是那么熟悉,疯狂的余味在脑海里回荡,再一次诱惑我走进龙溪生态游乐园。

第一站依旧是玩摩天轮。我抬头仰望,摩天轮像一架巨型风车悠悠地转着,一圈又一圈。有人说,摩天轮是幸福的象征,看着它一圈圈的转动,你会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快乐与幸福。我坐在上面,摩天轮缓缓上升,在空中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。眼前的风景,天瓦蓝瓦蓝的,朵朵白云宛如棉花,又似羽毛。扑船山是整片的绿,一眼望不到边,像广阔的海洋。我坐在摩天轮上犹如坐上一艘游轮,吹着海风,优哉游哉,惬意极了!

紧接着我又来到玻璃漂流。整个玻璃滑道像一条巨龙蜿蜒盘旋在扑船上。漂流起点掩映在葱郁的树林中,十分清幽。我站在起点,开始徘徊,有些害怕,但更多的还是喜欢。犹豫的瞬间,我已坐上皮划艇,顺着水流快速下滑,如穿梭在林间的一只鸟,勇敢前行;又如行驶在高速路上的车,快速无敌。火热的风在我耳畔呼啸而过,转弯处溅起的水花让我尖叫,让我呐喊。闭着眼睛,我来不及思考,转了十几个弯,总算没晕倒。

远处突然传来了动感十足的音乐,有人说,“水上飞人”首演立刻就要开始。我来不及擦拭脸上眼角的水花,一路小跑来到表演区。观演区早已人山人海,“水上飞人”随着音乐的节奏,站在一根高四米左右的红色软管子顶端的踏板上摇摆起来,十分震撼!只见“水上飞人”一会儿“一飞冲天”,一会儿“凌空漫步”,一会儿又在“空中回旋”,还连连翻着跟头。场上游客的目光追随着“水上飞人”,时而连连尖叫,时而大力鼓掌。“水上飞人”的精彩演绎,让游客们大饱眼福。

表演结束,游客们意犹未尽,继续行走其中,我也不例外。

“满眼青青的绿,浮现你甜甜的笑,风儿轻轻地吹,花儿含羞的忧郁……”露天唱吧,几对恋人手牵着手,深情对唱,十分浪漫。我不知不觉融入这歌声中,早为人妻为人母的我也成了他们中的一分子。

◆生活拾趣

◎张琳琳

月光曲

◎罗裳

◆汉诗节拍

月光浩大,万象明净
人间的美
被生和盘托出

夜风吹过瓜田
西瓜探出头,内心的甜
弥漫在月色里

一个赤脚的孩子,怀抱西瓜
牵着自己瘦小的影子
跟萤火虫回家

仿佛一块赶路的糖
那个孩子,忙着把甜
送到母亲的心上

哦,童年的月夜沿时光逆流而来
我伸出手
把自己从二十年前接回

零碎的时间

◎尚庆海

我要把零碎的时间
串起来
像一串闪光的项链
或者是一串手镯

零碎的时间
用来读一首抒情诗
或者思念一个人
再或者思考一下明天

总之不能再翻看手机
不能再打手游
不能把不多的零碎时间浪费掉
再悄无息地被偷走一截

哪怕用零碎的时间发一会儿呆
看看身边的草木
闭着眼睛感受一下微风拂面
我想那些零碎的时间
都会熠熠生辉

都会熠熠生辉

野鸭塘的荷花开了

◆心香一瓣 ◆刘会然

初夏,晨练时路过野鸭塘。塘里的荷花开得灵动、多姿,盎然自在。粉的像霞,白的如玉。碧绿的荷叶把整个池塘遮掩得密不透风。叶面上,一朵朵荷花高擎着,宛如娃娃的粉脸向阳,又像少女白皙的手掌朝天。有风路过,水面的荷叶就舞动起来,恰似绿舟远航。那一朵朵高挑的荷花呢,舞动着纤细的腰肢,你看我,我你看你,广场舞榭雨腾与欢快。

久违了,野鸭塘的荷叶与荷花们,有半年的时间没有路过了。

记得,第一次路过野鸭塘,还是去年冬季。那时,寒风萧索,塘水凝滞。水面上杂草纵横,枯枝交错。塘岸枯萎的芦苇,像打了败仗的将士,一个个耷拉着脑袋,了无生机。

第二次路过时,是今年的春节时,我们一家携手而过。突然,看到池塘里有几只灰突突的小野鸭,呆头呆脑,在水草上嬉戏,在水面上游弋。我们非常惊喜,纷纷跑下斜坡,想近距离去欣赏它们。待我们来到水边时,小野鸭滚动着身子,骨碌碌躲进芦苇丛中。我们在岸边寻觅,盼望再次看到它们的身姿,可它们藏匿在重重叠叠的芦苇间,就是不肯露出半个头。

幼女一直问,小野鸭什么时候再出来?小野鸭什么时候再出来?我们说再等等看吧。可我们沿着塘岸逡巡了好几圈,害羞的小野鸭就是不肯露面。我们无法长久等待,只好牵着幼女的小手,遗憾地离开塘岸,期待下次的再见。

我们一走三回头,期待奇迹出现。这时,才发现水面上竟然有尖叶冒出。仔细一瞧,竟然是初生的嫩荷。小荷才



娟子 摄

露尖尖角,已被我们发现了。我们窃喜,到了夏天,这里定会荷叶摇曳,荷花飘香,莲蓬高举。

我们想着,下次再来。再来看看小野鸭,再来看看荷叶,以及荷花。

可转眼,假期结束,大人回城上班了,孩子回城上学上幼儿园了。

如今,再回来,已是初夏。这么多天过去了,野鸭塘的荷花独

自开着,开满水面。也不知道它开了多少时日。在我们淡忘中,它就这样开得妖娆、丰韵、恬静与洒脱。不管我们来与不来,它们都在独自绽放。绽放,是荷花的生命形式。还有,那群小野鸭,也早已难觅踪迹了。不时,有白鹭从吴溪水面飞过。曾经的那些小野鸭,难道就是现在翔飞的白鹭吗?

野鸭塘的荷花开了。曾经的小野鸭飞

离了。时间的流逝,从来是悄无声息。在生命的长河中,我们都得独自向前,各自绽放,无需等候。即使等候,也不再是原来的荷花,原来的小野鸭,原来的你和我。

最后,我想告诉你的是,这口小池塘其实不叫野鸭塘。野鸭塘其实是我们私下的命名。野鸭塘只是一凹很小很小的塘,位于义乌市佛堂古镇吴溪口与义乌江交汇处。